

梦想中的蒲棒

周衍会

盛夏已过,但阳光依旧灼亮、刺目。我沿着河边向东走,脚下是缓缓流淌的河水,映着天上的白云,偶有一条小鱼跃出水面,漾起一圈圈细小的涟漪。

我走得并不快,甚至还悠闲地吹着口哨。我要去采蒲棒,并早就想好了,要采一大把,比昨天大军手中的那两根还要粗、长,他若是跟我要的话,我也坚决不给,并趁其不备,也要用蒲棒在他头上敲一下,不是两下……这样想着,我得意地笑了,并不自觉加快了脚步。

此前,我已经打听好了,沿小河往东走约3公里,有一大片芦苇荡,那些修长、饱满的蒲棒就挺立其中,像传说中的人,在水一方,摇曳生姿。

小河两边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粗大的柳树披着柔软的枝条,筛下一片绿荫,堤坝内侧陡坡上是一排排整齐的槐树,外侧是槐树、榆树

混生的林带,无数的蝉栖身其中,蝉声如雨。放眼望去,到处是疯长的野草,各色野花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小小的我淹没在这幅画中,是最灵动的一笔,带着梦想上路,简单而快乐。

下午两三点钟,阳光直射水面,晃得我有些晕眩。脸上的汗水一颗颗往下滴,胳膊也晒得发红。这时,前面出现了一座水泥桥,横跨在宽阔的河面上,我知道这就是“285”桥,很怪的一个名字。我奔过去,在桥洞里歇息了一会儿,然后,沿着桥头青石砌成的斜坡爬上桥,踩着晒得有些发烫的桥面走到桥中央,趴下,看下面缓缓流动的河水。我看到一群群小鱼在水中游来游去,悠然自得。我捡来一些小石子,用力往下扔,一阵阵水花飞溅后,鱼群不见了,抬头东望,朦朦胧胧一片,不知道还有多远。

从桥上下来,水面开阔了不少,走在浅滩上,脚陷进去很深。我脱下凉鞋,提在手上,赤足前行。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了一条水渠,连接着右岸的一座水泵房。我惊喜地发现了一条拴在水泥柱上的铁皮船。四周无人,我目测了一下,见水并不深,就蹚着水过去,吃力地爬了上去。那是我第一次登上真船,感到既新奇又兴奋。玩了一会儿,担心被人发现,就恋恋不舍地下来,继续赶路。

我没有刻意去想那心心念念的蒲棒何时出现,只是悠闲地走自己的路,顺便欣赏沿途风景。我遇到过好几种野鸭子,脖子上有一圈绿毛,在水中觅食、嬉戏,直到我走近了,才扑棱棱飞走;还看到一条红色的鱼,打一个旋儿,瞬间不见了;还有一条花花绿绿的蛇,在水草间缓缓蠕动,吓我一跳……

我走啊走,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向东望去,还是白茫茫一片。抬头看看天,日已西斜,有风掠过脸面,凉凉的,挟带着河水的腥气。我停住脚步,只觉口渴难耐,嗓子眼儿像要冒出烟来。我使劲咽了几口唾沫,找到一处干净的沙滩,挖了一个坑,很快便渗出了水,起初是浑浊的,不一会儿,就变得清澈、透明了。我趴下身子,美美地喝了个饱,那种甘甜、清冽的滋味,从此就在记忆中萦绕不去……

那天,我没有采到蒲棒,连一根蒲棒的影子也没见到。后来我才知道,河中是没有蒲棒的,蒲棒生长在小河左岸几百米外的一个大池塘中。

走在回家的路上,尽管两手空空,疲惫不堪,但我的心中并没有多少遗憾。因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一个人走了那么远的路,看到了那么多美丽的景致。

那年,我6岁。

寄情于物 情更浓

编者按

物载人情,其思悠悠。未寻得梦想中的蒲棒,却收获了童年远足的快乐;一本同学录,成为连接多年未见故友的桥梁;如今冷清的老屋,却承载着父母俱在时家的温馨……离别是人生常态,谁也无法避免,但我们却可以寄情于物,借事物来唤起情感,以我手写我见,我情赋所思,所思融所闻,让情、物、思、我交融。情本而物辅,寄之而长存。

诗和远方 就在家乡



光阴的故事

田雪梅

我刚下课,门房的叔叔敲敲教室门,说门外有人找。

大门外,我看到的是一个胖墩墩的女子。走近,我惊呼:原来是你呀!对面站着的是我师范的一个同学。那个窈窕女孩终被岁月这把无情刀雕刻得面目全非了。

我请她到宿舍,好奇地问她怎么找到我的。她说多亏那本同学录,通讯录里有我家的座机号,她打电话回到了我上班的地方。她边说边从包里掏出了同学录,一页一页翻着,翻到我写的那页,她说她永远记着同学们去她家让她填同学录的情景。说着,她泪流满面,我靠近她,搂搂她的肩,安慰道:一切都过去了,都好起来了。

临毕业的那年,我们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我的这位同学学习特别刻苦,成绩优异。她一直说自己要参加高考,而且机会只有一次。有天早上,我们去上课时,发现她的座位空着。班主任让我去宿舍找一下。我进了宿舍,宿舍里静悄悄的,往高低床的上铺一看,她正蒙着被子睡觉,我一边叫她,一边去掀被子,而她却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我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不吱声,我伸手想探进被子里摸摸她的头,看是否发烧了,她把被子攥得紧紧的……

我叫来了班主任,任凭老师怎么问,怎么劝,她都不肯从被子里出来。老师问同宿舍的同学她近期有什么反常行为,同学们都说她除了学习就是学习,不怎么和同学交往。有同学说她最聊得来的只有我一个。

最后宿舍里只留下了我和她,我爬上她的床铺,挤坐在她的身边,好久都没说话。后来我说:你这样,作为你的好朋友,我很心疼。我拽下了她的被子,她的被子是湿的,枕头是湿的,全是泪水和汗水。

老师专程去了她家,了解了她家的情况,她父亲在她5岁时离家出走,她母亲一人带着3个孩子。她家家境很差,她是全家的希望,而这压力终究压垮了她,最终被确诊为精神疾病。

她离校那天,两眼无神,一句话也不说。我们都十分自责,懊悔平时没多关心她。

时光匆匆,到了毕业季。同学们商量去看看她,于是派了班长和另外3名同学,集体准备了礼物。我特意买了一本同学录,让同学们签上了对她的祝福,托班长送给她。班长回来后,同学们纷纷围上去,打开的同学录里却没有她娟秀的字迹。她病得很厉害,同学们又自发捐了款。

岁月流逝,青春不再。再次相见,我们都已不是当年。同学说药物使身体臃肿起来,都不敢见老同学了。她说着,脸上有了笑容。

我没告诉她,她是我在师范最要好的朋友。因为她,我不让家人换座机号,我找过她多次,周围人说她母亲改嫁到外地了……

那本同学录里记载着光阴的故事,流淌着浓浓的同窗情。

别了,老屋

韩英

那时候母亲尚在,父亲身体还很硬朗,儿女们各奔东西,老屋突然静了下来。母亲佝偻着身子,喜欢坐在屋里缝花,庭院里洒满阳光,日子悠闲而温暖。父亲则喜欢到村头老人聚集地,开始海阔天空地闲谈,口若悬河,红光满面。日子一下子轻松了,生活变成了打发时间。虽然他们打发时间的方式不同,心里却时时有着共同的期待。他们盼望着,盼望着节假日的到来,盼望着儿女们突然出现在大门前。

后来,母亲走了,老屋里只剩下了父亲,孤孤单单,我回去的日子更多了,心酸的时候也更多了。父亲耳聋,听不到电话,每次回去之前给他打电话,三次五次,没人接听,只得直接买了东西回去。吃的东西大多是半成品,因为父亲不会做饭,在母亲活着的时候,他过惯了饭来张口的日子,如今虽然勉强学会了做饭,复杂的饭菜也还是做不来,给他塞了满满一冰箱食物,算着可以吃上一周,也就放心了。每次我走到门前,看到父亲弯着腰身在屋里坐着,孤单无助的背影,心中总会一阵发酸。父亲一眼看到我,一阵愕然。我知道,父亲是盼着儿女来的,但是个性太强的父亲又不愿和儿女同住,我想他选择独自生活应该是有自己的道理的。这个世上,也许只有母亲可以容忍他倔强的脾气,和那一口絮絮叨叨的嘴。他用所有的孤单来怀

一个下雨天,我在小区楼下的面馆吃面。门口走进来一位老妪,穿着环卫工的荧光橘红色制服,头戴橘红色的帽子,脚穿解放鞋,没有穿雨衣,身上的衣服被雨水打湿了。她穿得不厚,单薄消瘦的身体在瑟瑟发抖。她似乎是初次来这家面馆,对环境并不熟悉,缓慢走进来,环顾四周,看着墙上的面食图片和价目表,犹犹豫豫地走到收银台前,怯怯地问道:“你这面咋卖?”

收银员是一位年轻的回族姑娘,戴着绿色盖头,大大的眼睛,俊俏的模样,说:“牛肉汤面一碗十块。”老妪迟疑了一下,缓缓转过身,刚走了两步,又回转身,结结巴巴地问道:“你这……一碗牛肉汤面能……能便宜不?”

年轻姑娘又一次笑了笑,说道:“我们这里不讲价。”

老妪低下头,难为情地笑了笑,转身向门口走去。

“姨,您等一下。”说话间,从厨房里走出来一位三十多岁的回族女子,戴着黑色盖头,也是大眼睛,五官清秀,只是面皮略显紫红。我常来吃面,认识她,应该是店里的老板娘。她走上前,拉了一把老妪的胳膊,笑着说:“姨,您这么大学纪,出门工作多辛苦。您吃面,我不要钱。”

品读荷花

(外一首)

路雨

品读荷花
远离红尘
远离尘世的纷扰和喧嚣
寻一份清幽之处
沉下去在一株荷的脉络里
寻觅禅意的美学
池塘里的荷花
用最清新的姿态
绽放最美的容颜
向灵魂深处慢慢渗透
盛夏的酷热
被一把把荷叶伞
呈现出丝丝舒心的凉爽
品读荷花
与先贤面对面交谈
产生思想的共鸣
从诗经到乐府
从唐诗到宋词
此时的荷花
是彼时的荷花
彼时的荷花
是此时的荷花
年年盛开的荷花
是心灵皈依故乡的灯盏
把至纯 至真 至善
融入大美大爱的境界

浅浅秋意

枝头的蝉
喊破了嗓子
已不再轻浮狂躁
秋虫唧唧
躲入暮色
从瓦罐里跳出的蛐蛐
弹奏着动人的小夜曲
伫立在山坡上的花椒树
点燃了满树的红灯笼
提前释放出了秋天的信息
南方的稻菽抽穗扬花
吐露着世间的清香
柔软清凉之风
蝉翼般轻薄
从祖母的蒲扇中摇出
轻摇在岁月的枝头
瑟瑟索索
穿过村头厚密的玉米林
蜻蜓点水般
与薄热轻轻一吻
就取而代之
试图颠覆一个节令
然伏之未尽 热之未消
秋仍粘贴在夏的边缘

一碗牛肉面

金林

